中国随笔年选

2006

CHINA 2006
THE CREAM OF
ESSAY

李静编选

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2006

中国随笔年选

CHINA 2006
THE CREAM OF ESSAY

李 静◎编选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6中国随笔年选
李静编选.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6.12
(花城年选系列)
ISBN 7-5360-4889-0

Ⅰ.2 Ⅱ.李… Ⅲ.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Ⅳ.I267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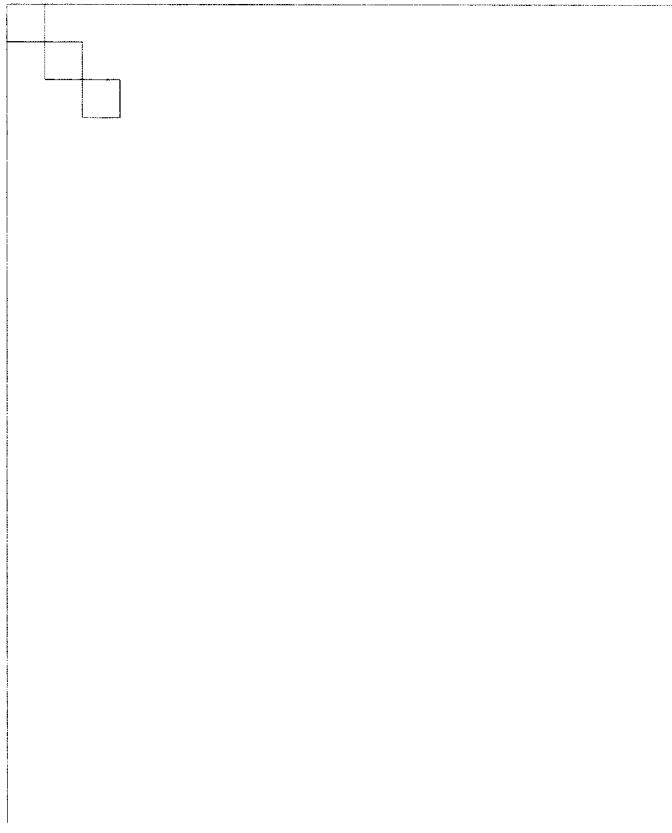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35098号

责任编辑: 温文认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
(南海区盐步河东管理区南井)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 12.5 1插页
字 数 310,000字
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0000册
书 号 ISBN 7-5360-4889-0/I·3839
定 价 23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购书热线020-37604658 37602819

2006随笔年选



目录

李　静 ◇ 序 …… 1

第一辑

木　心 ◇ 遗狂篇 …… 1
李大卫 ◇ 巴别塔的猫 …… 10
周晓枫 ◇ 二十六个字母 …… 29
王陌尘 ◇ 筑巢而居 …… 42

第二辑

李长声 ◇ 村上春树的风景 …… 50
过士行 ◇ 易卜生家乡行 …… 60
袁筱一 ◇《法兰西组曲》译后记 …… 64
李欧梵 ◇ 细看三场竹林大战 …… 76
程　巍 ◇ 两种想象力 …… 84
林　白 ◇ 不读耶利内克的理由 …… 96
止　庵 ◇“三上”读书略记 …… 98

第三辑

李敬泽 ◇ 太阳底下的事 …… 102
张　鸣 ◇ 又想起了王大点 …… 115
傅　谨 ◇ 杨四郎的伦理底线 …… 121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四辑

黄　裳 ◇ 忆施蛰存 …… 126
章诒和 ◇ 细雨连芳草，都被他带将春去了 …… 132
聂华苓 ◇ 墙里墙外 …… 168
阿　城 ◇ 且说侯孝贤 …… 176
殷力欣 ◇ 魏晋风度 …… 185

第五辑

陈丹青 ◇ 鲁迅与死亡 …… 198
南　帆 ◇ 戊戌年的锄刀 …… 217
孙　郁 ◇ 学者的良知与市侩的手段 …… 234
张新颖 ◇ 释读沈从文土改期间的一封家书 …… 242
王开林 ◇ 义无再辱 …… 256
谢有顺 ◇ “他在，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” …… 269
冯　艺 ◇ 月为谁清明 …… 280

第六辑

高尔泰 ◇ 谁令骑马客京华 …… 285
黄宗英 ◇ 我在五七干校时 …… 297
崔卫平 ◇ 经验的年代 …… 307
徐友渔 ◇ 三十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 …… 319

第七辑

王小妮 ◇ 盐池记 …… 331
夏　榆 ◇ 在黑暗中升起黎明 …… 340

第八辑

耿占春 ◇ 人文思想的实践或消费 …… 352
林　达 ◇ 并不轻松的转变 …… 362
何怀宏 ◇ 经由法律的正义 …… 373
莫　言 ◇ 恐惧与希望 …… 379
林贤治 ◇ 奥威尔：从政治中来，到政治中去 …… 383
王　尧 ◇ 在内心深处 …… 387

序

编选有感

李静

一本书，说到底是对一些事的思量与记念。本书也不例外。

我本无权说出这句话，因我只是本书每篇文章的一个读者而已。读者岂有权利代陈作者的写作动机呢？

但若说这是一个读者对一本书的一句读后感，或许可以的。

在彼读者看来，这些思量与记念，或者轻轻的、隐隐的，或者沉沉的、历历的。

这些被思量与记念的事，或者巨大、粗砺，沉实地埋藏于地下；或者纤小、精微，透明地飘荡在空中。

总归各有各的钟情，或者各有各的无情。

总之各有各的来处，或者各有各的归宿。

总算它们能够摆在一起，彼此映现各自的面容。

这便是一本书的格外有趣或无趣之处。

除此之外，我再没有什么要对你说明的了。

2006年冬

遗 狂 篇

木 心

采采景云　照我明堂
樽中磬罄　堪息彷徨
理易昭灼　道且惚恍
惚兮恍兮　与子颉颃

有风东来　翼彼高冈
巧智交作　劳忧若狂
并介已矣　漆园茫茫
呼凤唤麟　同归大荒

那时，我在波斯。后宫日暮。

波斯王得意非凡地在我面前卖弄才情：

“朕之波斯，岂仅以华奢的锦毯驰名于世，更且以华贵的思想，华丽的语言，令天下谈及波斯无不归心低首，哦……思想是卷着的锦毯，语言是铺开的锦毯，先生以为然否?”

余曰：

“美哉斯言，陛下的话我在别处听到时下面还有两句：思想愈卷愈紧，语言愈铺愈大。”

静了一会。

“请先生猜猜我在想什么?”波斯王面呈悦色。

“陛下所思如此：那家伙还说是想出了这个警句马上奔来贡献的。”（那家伙是指日夜缠绕着我的某博士）

王掀髯扬眉：

“先生言中，此人休矣。”

我觉得要拯救那专事贡献警句的奴才也不难，乃曰：

“贵国的思想语言的锦毯，也应像羊毛丝麻的锦毯那样倾销到各国去；彼欺君者，可免一死，遣去作思想语言的锦毯商，以富溢荣耀波斯帝国。”

王曰：

“善！”

这件事算是过去了。然而接下来波斯王诡谲谦卑地一笑，我当然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。

于是，我离开了波斯。原来只是为了找峨默·伽亚谟谈谈，才兴此无妄之行。谈过了，各种酒也喝得差不多了——在我与伽亚谟的对饮中，压根儿没有波斯王的份，好像只涉及过所罗门和大卫的悲观主义。

后来，那博士即奴才者，果然成为国际著名大学者。后来，许多后来，那是现代了，现代的思想和语言，卷也卷不拢，铺又铺不开，不再是锦毯，倒是褴褛不堪的破毯，据说是非常时髦的，披在身上，招摇过市，不都是顶儿尖儿的天之骄子骄女么。

那时，我在希腊，伯律柯斯执政。

雅典最好的神庙、雕像，几乎全是这阵子造作起来的，说多也不算多，可是市民啧有烦言，终于认为国库大虚了——伯律柯斯不免郁闷。

我问道：

“你私人的钱财，够不够相抵这笔造价？”

他想了想，清楚回答：

“够，有余，至少相抵之后还可以畅意款待你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向民众宣布，雅典新有的建筑雕像，所费项目，概

由伯律柯斯偿付，不过都要镌一行字：‘此神庙（或雕像）为伯律柯斯斥资建造（或制作）。’”

他真的立即在大庭广众这样说开了——群情沸腾，其实是异口同声，意思是：

不行！不必了！雅典的光荣是全体雅典人的，国库为此而耗损，我们大家来补充，谢谢伯律柯斯的慷慨，我们雅典市民可也不是小气吝啬的哪！

这便是古希腊的雅典佬的脾气。

所以伯律柯斯后来激励士兵的演说，确是句句中肯，雅典人平时温文逸乐，一旦上战场，英锐不可抵挡，深厚的教养所集成的勇猛，远远胜过无知无情者的鲁莽。

花开花落，希腊完了，希腊的光荣被瓜分在各国的博物馆中，活生生地发呆——希腊从此是路人！

犹记那夜与伯律柯斯徒步而归，身后跟随着不少酒鬼，一个劲儿大着舌头唠叨，竟是辱骂诅咒了，我们不声不响不徐不疾地走到邸府，伯律柯斯吩咐侍从道：

“打起灯笼，好生照他们回家，别让摔坏啊。”

据侍从回来告诉我说：“酒鬼们似乎忽然醒了，哭了，发誓以后不再骂人，不再酗酒了。”

当然，酒还是要酗的，人还是要骂的，现代的希腊人便是这些祖宗的后代——伯律柯斯没有后代。

希腊的没落，其他古国的没落，奇怪在于都就是不见振复了，但愿有哪个古国，创一例外，借以驳倒斯宾格勒的“文化形态学”论点。

说得正高兴，斯宾格勒挽着弟子福里德尔缓缓行来：

“好啊，今天天气好啊！”

霪雨霏霏，连月不开，我们的脾气暴躁极了，走吧，否则要打架了。

那时我在罗马，培德路尼阿斯府第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唉，尼禄真不是东西！

我同意培德路尼阿斯的外甥的苦劝，及早逃亡吧，已经迟了，非走不可了。

“到哪里去呢?”他的俊目一贯含有清莹的倦意。

离开罗马，是没有地方足以安顿这位唯美唯到了顶巅的大师。

“与那些轿夫马弁为伍，不如死。”培德路尼阿斯的出世之心早已圆熟。

翌日大摆筵席，管弦悠扬，鲜卉如阵，美姬似织，以优雅丰盛而论，这番饮宴在罗马史上是空前的，皇家的豪举不过是暴殄天物滥事夸饰而已。

众宾客面前，各陈一套精美绝伦的餐具，人人目眩，心颤，唯恐失措。

酒过三巡，菜更十四，一道菜便是一行诗。

主人举杯：

“幸蒙光临，不胜感德，散席后，区区杯盏，请携回作个纪念——今天是我的亡期。”

谁都惊绝了，然而谁也不露惊绝之色。

培德路尼阿斯示意医士近来，切断腕上的脉管，浸在雕琢玲珑的水盆里。

罗马宰相谈笑自若，嘉宾应对如流，侍官穿梭斟酒，乐师俯仰竞奏。

精炼于“生”者必精炼于“死”。

谁都悲恸摧割，然而谁也没有泄漏摧割的悲恸。

又示意医士近去：

“我有点倦，想睡一忽儿，请将脉管扎住。”

音乐轻又轻，庭中喷泉，清晰可闻，大师成寐如仪，众宾客端坐无声息。

他醒来了，神气清爽，莞然一瞥。

随着仓皇的马蹄声而猝至的是暴君尼禄赐死宰相的密旨。

培德路尼阿斯闲闲笑道：

“他迟了一步——快去回复皇上，说，培德路尼阿斯最后的一句话：尼禄是世界上最蹩脚的诗人!”

尼禄中此一箭，活着也等于死了——因为他从来自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。

脉管又放开，盆中淡绛的液体徐徐转为深红。

灵魂远去，剩下白如云石的绝代韶美的胴体。

他的著作亦零落散佚。

他所遗赠的餐具在我手边。

有人嗤笑了：

“你竟像古罗马人那样一饮一啄?”

我说：“都要像你那样生吞活剥才算现代派么。”

瞧这些现代的小尼禄。

那时我在华夏，魏晋递嬗，旅程汗漫。

所遇皆故人，风气是大家好“比”，一比，再比，比出了懔懔千古的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。

话说人际关系，唯一可爱的是“映照”，映照印证，以致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，彪炳了一部华夏文化史。滔滔泛泛间，“魏晋风度”宁是最令人三唱九叹的了；所谓雄汉盛唐，不免臭脏之讥；六朝旧事，但寒烟衰草凝绿而已；韩愈李白，何足与竹林中人论气节。宋元以还，艺文人士大抵骨头都软了，软之又软，虽具须眉，个个柔若无骨，是故一部华夏文化史，唯魏晋高士列传至今掷地犹作金石声，投江不与水东流，固然多的是巧累于智俊伤其道的千古憾事，而世上每件值得频频回首的壮举，又有哪一件不是憾事。

初夏的大柳树下一片清阴，蝉鸣不辍，锻铁丁丁。

中散大夫是穷的贵族，世袭了几棵大柳树，激水以圜之，居然消暑佳处，向秀为佐鼓排，叔夜箕踞而锻，扬锤连连，我虽对锤如礼，此心怔忡，以为这枝龙头杖是为死神引路的——清早策骑赴此，相见便道：“钟会真的要来了!”二十年来未尝见喜愠之色的嵇康竟皱起了眉头……子期亦来报此消息，斟酌大半天，还是顺从了嵇公

的决策，演这场戏。心里都希望钟会不来——不来就好了。

然而来了，长长一队，马骄游龙，衣媲轻云，诸俊彦扈拥着正被大将军兄弟幸呢的钟会，果然尊荣倜傥，而神色又是那样安详恭谨。

锤声、蝉鸣、犬吠、风吹柳叶……不知过了什么时辰……

钟会及其宾从终于登鞍揽辔了，我没料到嵇康忽然止锤昂首，问道：

“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”

“闻所闻而来。见所见而去。”钟士季哪里就示弱了。

霎时寂然，蝉也噤了似的。

马头带转，蹄声嗒嗒，渐行渐远，他们故意走得那样的慢。

夕阳西下，柳阴东移，一种出奇的慵懒使我们兀坐在树根上真想躺倒，沉睡。

我不免咨嗟：

“钟士季如此遭遇，其何以堪！”

“不若是，我何以堪？”叔夜进而问道。

“子易我境，更有脱略乎？”

对曰：

“与公一辙耳！”

子期亦轩然而苦笑。

杀机便是这样步步逼上来。嵇康自导自演了这场戏，以前的伏笔已非一二，再加上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，接着又是吕安罹事，嵇康诣狱明之。钟会比嵇康更清楚地看到“杀机”成熟了，便在那个路人皆知其心的晋文王前，一番庭论，谗倒了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”的大诗人，嵇康下狱，与华士、少正卯同罪。历史真的不过是一再重复，恶的重复。

当三千太学生奋起联名，请以为师，时论皆谓中散大夫容或得免于诛，我想，糟了，“波荡众生”，这就更坚了大将军必戮嵇康之心。

叔夜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其实是足够的，是他的风骨，他的

“最高原则”，使他不能不走这条窄路，进这个窄门。与山涛的绝交书之所以写得如此辛辣汪洋，潜台词是：我终不免一死，说个痛快吧，也正是因此可以保全你。

山公本以度量胜，畴昔一面，契若金兰，嵇与山，何嫌何隙，不过是，明里设一迷障，骗过司马昭，暗里托一心事：小儿嵇绍，全仗山公了——这一着棋，唯巨源领会无误，大将军且不谈，就是嵇绍本人也是被乃父瞒住了的。

二十年后，果然，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，嵇绍似乎觉悟了，然而还不知究竟，临到要去谒谢山公时，他有点踯躅，我口中鼓舞他，心里想的是：嵇康有子，清远雅正，而神明不如乃父，毕竟差得多了。

叔夜既殁，余心无所托，寥落晨昏，唯有期待于山涛了，痴痴二十岁，终于聆到了他对嵇绍说的一番话，其实是在对亡友表衷情：

“为君思之久矣，天地四时，犹有消息，而况人乎！”——说得太好了，一往深情……每忆此言，辄唤奈何。

至此，我也觉得可以回过头来，再表彰魏晋人士的好“比”。

我问庞士元：“顾劭与足下孰愈？”

答曰：“陶冶世俗，与时沉浮，吾不如顾；论王霸之余策，览倚仗之要害，吾似有一日之长。”

我问谢鲲：“君自谓何如庾亮？”

答曰：“宗庙之美，吾不如亮；一丘一壑，自谓过之。”

既知桓公与殷侯常有竞心，我问殷：“卿何如桓？”

殷曰：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。”

我又问刘真长：“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？”

刘曰：“极进，然故是第二流中人。”

我再问：“第一流复是谁？”

刘答：“正在我辈耳。”

殷侯既废，桓公语我曰：“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，我弃去已辄取之，故当出我下。”

某日酒酣，王中郎忽问刘长沙：“我何如荀子？”

刘答曰："卿才乃当不胜荀子，然会名处多。"

中郎顾我而指刘曰："痴！"

某夕在瓦官寺，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，刘丹阳、王长史并在座，我间桓护军："杜弘治何如卫虎？"

桓答曰："弘治肤清，卫虎奕奕神令。"

王刘亦善其言。

只有一次，我落了空，那天在桓公座，问谢安石与王坦之优劣，桓公初言又止，笑曰：

"卿喜传人语，不能复语卿。"

而最畅快的一次是问孙兴公："君何如许掾？"

孙曰："高情远致，弟子服膺；一吟一咏，许将面北。"

大概是彼此多饮了几杯，我乘着酒兴，不停地问：

"刘真长何如？"

曰："清蔚简令。"

"王仲祖何如？"

曰："温润恬和。"

"桓温何如？"

曰："高爽迈出。"

"谢仁祖何如？"

曰："清易令达。"

"阮思旷何如？"

曰："弘润通长。"

"袁羊何如？"

曰："洮洮清便。"

"殷洪远何如？"

曰："远有致思。"

回答得真是精彩缤纷，虽已说了自己与许掾的较量，我还问：

"卿与诸贤掩映，自谓何如？"

答曰："才能所经，悉不如诸贤；至于斟酌时宜，笼罩当世，亦多所不及；然以不才，时复托怀玄胜，远咏老庄，萧条高寄，不与

时务萦怀，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。”

我忍不住，继续问：“卿谓我何如？乞道其详。”

孙曰：“轩渠磐礴，憨娈无度，幸毋巧累，切忌俊伤，足下珍重，我醉，且去。”

于是抚掌相视大笑，梁尘摇落，空瓮应响，尽今夕之欢了。

如此一路云游访贤，时见荆门昼掩闲庭晏然，或逢高朋满座咏觞风流，每闻空谷长啸声振林木——真是个干戈四起群星灿烂不胜玄妙之至的时代。

温太真者，自亦不凡，世论列于第二流之首，当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，我见温屏息定眸，惨然变色——足知这种竞“比”的风气之庄严淋漓，正是由于稍不相让，才愈激愈高，愈澄愈清。神智器识，蔚为奇观，后人笼统称之为“魏晋风度”，而“酒”和“药”，是否能怡情养性益智轻身，恐怕是次要的引证，或者是反面的解释了。

旅行结束，重回二十世纪末的美利坚合众国。

纽约曼哈顿五十七街与麦德逊大道的交界口，一幢黑石表面的摩天楼的低层，巨型的玻璃墙中，居然翠竹成林，绅士淑女，散憩其间。我燃起一根纸烟，凝视青篆袅袅上升，心中祭奠着嵇康，“兴高采烈”，本是评赞嵇康的独家形容词，他的“声无哀乐论”，他的“锻工雕塑”，是非常之现代性的，而我，不过是一介忘了五石散而但饮咖啡的古之遗狂而已，就算是也能装作旁若无人，独坐幽篁里，明月不来相照了。

若论参宰罗马，弼政希腊，训王波斯，则遥远而富且贵，于我更似浮云。

（选自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